

<<第一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第一刀>>

13位ISBN编号：9787530209424

10位ISBN编号：7530209426

出版时间：2008-07

出版时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作者：陈忠实

页数：370

字数：321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一刀>>

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的《信任》等优秀作品29篇。这些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带着泥土的芳香，或者幽默，或者冷峻，对中国社会的角角落落和各式各样的人进行了深刻描绘。
作者陈忠实，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作者简介

陈忠实，1942年生于西安市漏桥区西蒋村。

1965年初发表散文处女作，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已出版《陈忠实小说自选集》三卷，《陈忠实文集》七卷及散文集《告别白鸽》等40余种作品。

《信任》获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

《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获1990—1991年全国报告文学奖，长篇小说《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1998），在日本、韩国和越南翻译出版。

曾十余次获得《当代》、《人民文学》、《长城》、《求是》、《长江文艺》等各大刊物奖。

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第一刀>>

书籍目录

信任猪的喜剧反省篇第一刀尤代表轶事蚕儿霞光灿烂的早晨田园马罗大叔失重桥到老白杨树背后去打
字机嗒嗒响兔老汉山洪石狮子轱辘子客害羞两个朋友舔碗日子作家和他的弟弟一个虚脱症患者的发言
片断腊月里的故事猫与鼠，也缠绵关于沙娜娃的心娃的胆一个人的生命体验李十三推磨

<<第一刀>>

章节摘录

信任 一 一场严重的打架事件搅动了罗村大队的杳杳拐角。

被打者是贫协主任罗梦田的儿子大顺，现任团支部组织委员。

打人者是四清运动补划为地主成分、今年年初平反后刚刚重新上任的党支部书记罗坤的三儿子罗虎。

据在出事的现场——打井工地——的目睹者说，事情纯粹是罗虎寻衅找岔闹下的。

几天来，罗虎和几个四清运动挨过整的干部的子弟，漂凉带刺，一应一和，挖苦臭骂那些四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参与过四清运动的贫协主任罗梦田的儿子大顺，明明能听来这些话的味道，仍然忍耐着，一句不吭，只顾埋头干活。

这天午后，井场休息的时光，罗虎一伙骂得更厉害了，粗俗的污秽的话语不堪入耳！

大顺臊红着脸，实在受不住，出来说话了：“你们这是骂谁啊？”

“谁四清运动害人就骂谁！”

罗虎站起来说。

大顺气得呼呼儿喘气，说不出话。

罗虎大步走到大顺当面，更加露骨地指着大顺臊红的脸挑逗说：“谁脸发烧就骂谁！”

“太不讲理咧！”

大顺说，“野蛮——”大顺一句话没说完，罗虎的拳头已经重重地砸在大顺的胸口上。

大顺被打得往后倒退了几步，站住脚后，扑了上来，俩人扭打在一起。

和罗虎一起寻衅闹事的青年一拥而上，表面上装作劝解，实际是拉偏架。

大队长的儿子四龙，紧紧抱住大顺的右胳膊，又一个青年架住大顺的左胳膊，一任罗虎拳打脚踢，直到大顺的脸上哗地蹿下一股血来，倒在地上人事不省——这是一场预谋的事件，目睹者看得太明显了。

一时间，这件事成为罗村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

那些参与过四清运动的人，那些四清运动受过整的人，关系空前地紧张起来了。

一种不安的因素弥漫在罗村的街巷里——二 春天雨后的傍晚，山清水秀，空气清新；

；块块云彩悠然漫浮；麦苗孕穗，油菜结荚；南坡上开得雪一样白的洋槐花，散发着阵阵清香。

在坡下沟口的靠茬红薯地里，党支部书记罗坤和五六个社员，执鞭扶犁，在松软的土地上耕翻。

突然，罗坤的女人失急慌忙地颠上塆坎，颤着声喊：“快！”

不得了——罗坤喝住牛，插了犁，跑上前。

“惹下大——祸咧——”罗坤脸色大变：“啥事？”

快说！

“咱三娃和大顺——打捶，顺娃——没气——”

“——”

“——”

罗坤像挨了一闷棍，脑子嗡嗡作响，他把鞭子往地头一插，下了塆坎，朝河滩的打井工地走去，衣褂的襟角，擦得齐腰高的麦叶刷刷作响。

打井工地上，木柱、皮绳、镢、锨胡乱丢在地上，临近的麦苗被攘践倒了一片，这是殴斗过的迹象。

打井工地空无一人，井架悄然耸立在高空中。

从临时搭起的夜晚看守工具的稻草庵棚里，传出轻狂的说话声。

罗坤转到对面一看，三儿子罗虎正和几个青年坐在木板床上打扑克哩。

罗坤盯着儿子：“你和大顺打架来？”

“儿子应道：“嗯！”

“罗坤问：“他欺负你来？”

“儿子不在乎：“没有。”

<<第一刀>>

““那为啥打架？”

““于是，儿子一五一十地述说了前后经过，他不隐瞒自己寻事挑衅的行动，倒是敢做敢当。”

罗坤的脸铁青，听完儿子的述说，冷笑着说：““是你寻大顺的事，图出气！”

““儿子拧了一下脖子，翻了翻眼睛，没有吭声，算是默认。”

那神色告诉所有人，他不怕。

罗坤又问：““我在家给你说的话忘咧？”

““没！”

““儿子说，“他爸四清时把人害扎咧！”

我这阵不怕他咧！”

他……” 罗坤再也忍不住，听到这儿，一扬手，那张结满茧甲的硬手就抽到儿子白里透红的脸膛上——”咻！”

““儿子朝后打个闪腰，把头扭到一边去。”

罗坤转过身，大步走出井场，踏上了暮色中通往村庄的机耕大路。

这一架打得糟糕！”

要多糟糕有多糟糕！”

罗坤背着手，在绣着青草的路上走着，烦躁的心情急忙稳定不下来。

贫协主任罗梦田老汉在四清运动中，是工作组依靠的人物，在给罗坤补划地主成分问题上，盖有他的大印。

在罗坤被专政的十多年里，他怨恨过梦田老汉：你和我一块耍着长大，一块逃壮丁，一块搞土改，一块办农业社，你不明白我罗坤是啥样儿人吗？”

你怎么能在那些由胡乱捏造的证明材料上盖下你的大印呢？”

这样想着，他连梦田老汉的嘴也不想招了。

有时候又一想，四清运动工作组那个厉害的架势，倒有几个人顶住了？”

他又原谅梦田老汉了。

怨恨也罢，原谅也罢，他过的是一种被专政的日子，用不着和梦田老汉打什么交道。

今年春天，他的问题终于平反了，恢复了党籍，支部改选，党员们一口腔又把他拥到罗村大队最高的领导位置上，他流了眼泪……” 他想找梦田老汉谈谈，一直没谈成。

倔得出奇的梦田老汉执意回避和他说话。

前不久，他曾找到老汉的门下，梦田婆娘推说老汉不在而谢绝了。

不仅老贫协对他怀有戒心，那些四清运动中在工作组“引导”下对干部提过意见的人，都对重新上台的干部怀有戒心。

党支书罗坤最伤脑筋的就是这件事。

想想吧，人心不齐，你防我，我防你，怎么搞生产？”

怎么实现机械化？”

正当他为罗村的这种复杂关系伤脑筋的时候，他的儿子又给他闯下这样的祸事……” 三

罗坤径直朝梦田老汉的门楼走去。

当他跨进木门槛的时候，心里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准备承受梦田老汉最难看的脸色和最难听的话。

小院停着一辆自行车，车架上挂着米袋面包和衣物之类，大约是准备送给病人的。

上房里屋里，传出一伙人嘈嘈的议论声：““这明显是打击报复……””

“他爸嘴上说得好，‘保证不记仇恨’，屁！”

““告他！”

往上告！”

这还有咱的活处……” 说话的声音都是熟悉的，是几个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和梦田的几个本家。

罗坤停了步，走进去会使大家都感到难堪。

他站在院中，大声喊：““梦田哥！”

““屋里谈话声停止了。”

<<第一刀>>

梦田老汉走出来，站在台阶上，并不下来。

罗坤走到跟前：“顺娃伤势咋样？”

“死了拉倒！”

“梦田老汉气哼哼地顶撞。”

“我说，老哥！”

先给娃治病，要紧！”

“罗坤说，”“只要顺娃没麻达，事情跟上处理！”

“算咧算咧！”

“梦田老汉摇着手，”“棒槌打人手抚摸，装样子做啥！”

“说着，跨下台阶，推起车子，出了门楼。”

罗坤站在院子当中，麻木了，血液涌到脸上，烧骚难耐，他是六十开外的人了，应当是受人尊重的年龄啊！

他走出这个门楼的时光，竟然不小心撞在门框上。

走进自家门，屋里围了一脚地人，男人女人，罗坤溜了一眼，看出站在这儿的，大都是四清运动和自己一块挨过整的干部或他们的家属。

他们正在给胆小怕事的老伴宽解：“甭害怕！”

打咧就打咧！”

“谁叫他爸四清运动害了人……”“他梦田老汉，明说哩，现时臭着咧！”

“这叫给人劝解吗？”

这是煨火哩！”

罗坤听得烦腻，又一眼瞥见坐在炕边上的大队长罗清发，心里就又生气了：你坐在这里，听这些人说话听得舒服！”

他和大队长搭话，大队长却奚落他说：“你给梦田老汉回话赔情去了吧？”

人家给你个硬顶！”

保险！”

你老哥啊，太胆小咧，简直窝囊！”

罗坤坐在灶前的木墩上，连盯一眼也不屑。

他最近以来对大队长很有意见：大队长刚一上任，就在自己所在的三队搞得一块好庄基地。

这块地面曾经有好几户社员都申请过，队里计戈 在那儿盖电磨磨房，一律拒绝了。

大队长一张口，小队长为难了，到底给了。

好心的社员们觉得大队长受了多年冤屈，应该照顾一下，通过了。

接着，社办工厂朝队里要人，又是大队长的女儿去了，社员一般的没什么意见，也是出于照顾……这该够了吧？”

你的儿子伙着我的三娃，还要打人出气，闯下乱子，你不收拾，倒跑来给女人撑腰打气。

“把你当成金叶子，原来才是块铜片子！”

罗坤黑煞着脸，表示出对所有前来撑腰打气的好心人的冷淡。

他不理睬任何人，对他的老伴说：“取五十块钱！”

老伴问：“做啥？”

“到医院去！”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